

勿忘根本 ——一個文史學人的必要修煉

孫博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系博士生

為期十二天的齊魯文化研習營結束了。首先感謝中研院史語所主辦方團隊課程的精心策劃，使得活動得以完美的執行。我在這種高強度的集訓中的收穫遠超報名參加活動時的預期。研習營雖以“齊魯文化”為題，但講座和考察所關涉的主題和材料的時間範圍是長時段的，地域上也遠超齊魯涵蓋的範圍。

方輝教授講魯東南聚落考古，有利於我們理解海岱地區的文明起源與地緣的關係。

邢義田先生講動物紋飾母題，其實意在勾連整個先秦時代歐亞草原的物質交流。顏娟英研究員講青州造像的風格，我想這也不是狹義的齊魯文化，而是一種外來文化如何在青齊地區接受的問題。陳尚勝教授講登州港在東亞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對我的啟發是除了貨物的流通以外，晚唐時代的文化何嘗不是以這個海上網絡連接，比如連接東亞民眾共同信仰的佛教。趙衛東教授講全真教碑刻資料收集，令我們看到元明清時代全真教的派系網絡。鄭培凱教授講《金瓶梅》的物質文化，其實也兼涉非物質文化，透過“犬馬聲色”，我們看到的是以臨清鈔關為背景明代運河文化山東段的圖景。黃進興先生講孔廟，表面上看是說魯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實際上講的是清代儒生如何重塑孔子這個文化聖人符號。王德威教授講山東文壇的現代性問題，其實是選取了幾個片段幫助我們理解山東的近現代史。這十個專題就是幫助我們開了十個窗口來理解山東區域社會。

於是問題就來了，我們學員都是都是做某一種專門史的。肯定會有人覺得這些題目離自己的專業太遠，過於陌生，似乎對自己將來的研究無用。但是我想訓練營的設計者之所以讓我們這些不同學術訓練背景的人在一起討論學習，之所以讓我們聆聽不同學科的講授，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基本的認知，或者說假設，就是這些知識和學科的思考方式會不經意之間在我們將來的學術生涯中產生助力。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組織者沒有辦一屆專門史的研習營。

這種研習營模式的優勢在田野考察中尤為突出。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做宗教美術史研究的，在田野調查中看碑刻史料獲也是我平時工作的常態。說實話，有時候我不大喜歡和同行一起出田野考察。又一次參加一個佛教藝術史的訓練營，

考察一座宋塔。塔內圖像很豐富。差不多二十多個學員一窩蜂湧進去。繪圖、拍照，忙的不亦樂乎。可是，講心裡話，真的有一種餓虎撲食的感覺。最後出來一看，大家的拍照記錄都差不多。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的訓練背景差不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田野考察中，並不是我們個體在主動地觀察對象。而是我們所學專業的學科範式在引領我們觀察。但是“山東營”的田野考察狀況很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為一個六十餘人的師生團隊，在不足五天的田野中只能淺嘗輒止地看一些遺跡。面對一片碑林，學員們也是蜂擁而上。不同的是，面對同一通碑刻，學員截取史料和釋讀方向有很大的差異。有人讀出了權利鬥爭的消長，有人讀出了經濟的變遷，有人可以讀出職官、行政區域歷史沿革的變化……我曾經盡力地學習觀察其他同學的切入點，以學習其它學科的基本操作方式。但或許也只能學個一招半式。

在現代學術學科不斷細化的格局里，我們都變成了電影《摩登時代》里那個用扳手擰螺絲的人。對個體學術人來說，我們知識結構難免片面化。終其一生，我們只能做極其有限的個案，接觸到浩瀚史林中的某幾個片段。這樣做當然有一些優點，至少專業化意味著研究效率的提高。缺點當然也顯而易見，囿於知識面，個體研究者很難建立大的時空範圍和不同層面的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繫。所以，回到我這篇研習營報告的標題“勿忘根本”。我所說的根本其實是一個“整體史”圖景的概念。我想在更長遠的學術道路上，我們在“山東營”所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知識，也不是某個學科的一招半式，而是一個歷史的全局觀。基於這個觀念，我們的專題研究才不至於是碎片，而是能夠豐富或改寫總體史認知的一塊磚瓦。最後，再次感恩和這麼多優秀的青年學人一起共同度過緊張、辛勞而充實的十天學習。祝大家學業有成！